

《面纱》中女主人公凯蒂的成长研究

王甜心 宓芬芳^{通讯作者}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代表作《面纱》讲述了女主人公凯蒂自我救赎和精神觉醒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他对爱情、女性、成长等话题的认知和理解,蕴含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思想。本文以成长小说理论为指导,探讨主人公凯蒂从迷茫无知到顿悟觉醒的心理成长经历,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从而重估毛姆对现代女性的同情及其人文主义关怀。

[关键词]威廉·萨默塞特·毛姆;《面纱》;成长小说;凯蒂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6.233

引言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是世界文坛上一位盛名远扬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剧作家,一生创作了许多思想深邃的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毛姆小说以现代婚姻、情感为创作主题,揭示了他的人文关怀,以及对自我价值的不懈探索。他的小说《面纱》(The Painted Veil)于1925年出版,以第三人称讲述了一位英国女性的自我救赎的故事,涵盖了成长、自由自立等主题,充分表现了他对这些话题的认知和理解。该小说通过跌宕起伏故事情节,揭开了爱情与婚姻的层层面纱,收获了评论界的诸多赞赏。《面纱》文学风格鲜明,小说总体布局巧妙,用不落俗套的手法讲述一个老套的故事,最后引出的是出人意料的结局。

^[1]《面纱》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感关照、对道德冲突的敏感解析、对人性的尖锐讽刺、对人类欲望、恐惧和悔恨等内在世界的准确建构,成了一部不朽的艺术杰作。^[2]

迄今为止,批评界以《面纱》的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为切入点的研究仍十分有限,而从成长小说理论角度出发的研究更为罕见。因此,本文将成长小说理论为指导,分析小说《面纱》女主人公凯蒂从自我迷失走向自我救赎的成长经历,旨在揭示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从而重估毛姆对现代女性的同情及其人文主义关怀。

一、成长小说理论及其内涵

成长小说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的德国,主要活跃于19世纪前期,是德国文学中一种传统的小说类型。^[3]它以主人公的曲折漫长的成长情节及其成长前后发生的改变为特色,备受学者们的关注。^[4]可见,“成长”是指主人公在性格、世界观、价值观等精神层面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成长小说理论是在这一理解基础上抽象而来的,其特征表现为主人公的三个发展阶段,即无知与迷茫、引路人、顿悟。

毛姆《面纱》探讨了凯蒂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展现了凯蒂从迷失自我到自我实现的心路历程。本文以成长小说理论为指导,探讨主人公凯蒂从迷茫无知到顿悟觉醒的成长经历,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从而重估毛姆对现代女性的同情及其人文主义关怀。

二、凯蒂的无知与迷茫

“成长主人公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因为内外部成长环境的

差异,导致成长主人公的成长景观千姿百态。但是,所有不成熟的成长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在惶惑中身不由己踏上了漫漫成长之旅。”^[5]凯蒂在成长过程中,深陷家庭和婚姻中的困境、踏上自我救赎与精神觉醒的成长之旅。

早期无知无畏的凯蒂,在母亲的思想教育下,一心追求物质化婚姻,无缘真爱。母亲贾斯汀太太坚信女人一生要靠丈夫才能出人头地,所以着力帮助丈夫贾斯汀成为皇家律师,以此提升其社会地位、改善家庭情况。但贾斯汀在如愿担任首席律师一职后,接手的业务却屈指可数。贾斯汀太太察觉依靠丈夫壮大家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放弃丈夫这枚棋子,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6]凯蒂在母亲的教育下,下定决心要嫁入豪门并为此参加各种舞会,结交各类人士,足足努力了五年。到了二十五岁,凯蒂仍未寻得钟意人,与相识寥寥几日的沃尔特结了婚。通过分析凯蒂纠结复杂的心理活动,总结出其接受沃尔特的求婚的原因:利用这场婚姻来逃离母亲的念叨与管束;不愿成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借婚姻来摆脱外界对她多年来仍未出嫁的冷嘲热讽;为了保住颜面,要在她妹妹结婚前把自己先嫁掉。^[6]^[7]因此,凯蒂觉得自己不得不与沃尔特仓促结婚,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但是,无知无畏的凯蒂追随世俗,不负责任地利用婚姻大事来逃避现状,早已陷入婚姻的泥潭。

当凯蒂厌倦了与无趣木讷的沃尔特的无味婚姻时,她落入了婚姻出轨的迷途。夫妻两人婚前就缺乏对对方的了解,而婚后两年仍知之不多。^[6]^[29]凯蒂与沃尔特之间的矛盾可以归根于一点:双方性格差异大。沃尔特内敛冷淡,习惯隐藏自我。凯蒂却活泼热情、追求浪漫。这些性格上的差异,在沃尔特夫妇的日常生活中暴露无遗。结婚初期,凯蒂对沃尔特充满好奇,但不愿表达自我的沃尔特总是对她的提问敷衍了事,日复一日,凯蒂被沃尔特的冷淡熄灭了热情;凯蒂认为沃尔特看书这类爱好枯燥无趣。^[6]^[32]^[35]可见,两人性别差别大且难以调和。于凯蒂而言,沃尔特只能满足凯蒂的物质需求,而凯蒂在满足物质需求后进一步产生的精神需求,是沃尔特给不了的。而情人查理让凯蒂体会到了恋爱的美妙,这份欢愉弥补了无趣的婚姻。^[6]^[38]相较于沃尔特,查理能说会道,常用花言巧语把凯蒂哄得心花怒放,极大地满足了凯蒂的精神需求以及对爱情的渴望。但是,婚外情一暴露,查理就急忙与凯蒂撇清关系,这让单纯无知的凯蒂悲不自胜,觉得自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

义”。^{[6]87}

可见，凯蒂与沃尔特的婚姻充满着悲剧性，并且凯蒂出轨也并非偶然。更令人怅惘的是，凯蒂看到查理虚伪自私的面孔后，心里却还是放不下他。这样一个心智不成熟、在爱情里的盲目自信的凯蒂，在痛苦与无助中逐渐迈入至关重要的觉醒顿悟阶段。

三、凯蒂的引路人

“成长小说在内容上具体表现为主人公三个层面的成长：面对自我、面对社会以及面对社会、自我所做的整合。”^{[3]164}凯蒂在爱情、亲情上迷茫受挫、从香港来到湄潭府后，受到了海关关长沃丁顿的引导、修道院长的启发，在不断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中，走出黑暗与迷茫的深渊，实现自我救赎。

首先，凯蒂在好友沃丁顿的帮助下，适应新生活并重新审视情人查理。沃丁顿居住在中国已有二十来年，从凯蒂跟随丈夫沃尔特来到湄潭府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主动帮助凯蒂：去凯蒂家里陪她拉闲散闷；时常带领凯蒂漫步于湄潭府，欣赏自然风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凯蒂和沃丁顿就成为朋友，有次凯蒂感慨到，要是没有沃丁顿的帮助，都不知该如何在这陌生环境生存下去。^{[6]104}在凯蒂离开湄潭府、乘船到达香港时，发现多萝西·汤森已在码头接应自己，并得知这是沃丁顿安排的，凯蒂对此备受感动。另外，沃丁顿推动凯蒂处理她与沃尔特、查理之间的微妙关系。沃丁顿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对他周围的人了如指掌。他向凯蒂揭露查理狡猾自私的自私虚伪真面目，并且从凯蒂的经历得出的查理的真实性格与沃尔顿所描述的别无二致。^{[6]100}可见，沃尔顿在生活上给予凯蒂悉心关照，为在爱情中孤独无助的凯蒂指点迷津，无疑是凯蒂成长路上举足轻重的引路人。

其次，院长嬷嬷对凯蒂完成了精神洗礼，帮助她实现了自我救赎。院长嬷嬷是法国一个名门望族的独生女，隐忍着对家国的眷恋之情前往湄潭府，当一位传教士，救困扶危。院长嬷嬷花费了十年的时间，从设计蓝图到亲自监工，才建成现在的修道院。^{[6]146}院长嬷嬷的无私奉献唤醒了从小到大生活在舒适圈里的凯蒂，使她在重塑世界观的同时，找到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如院长嬷嬷无所畏惧、奉献自我地在修道院工作，与大家一同度过瘟疫这一难关。更重要的是，院长嬷嬷一直以来都在精神上予以凯蒂指引与帮助。当凯蒂急忙前往修道院寻求工作以逃避强烈的孤独感时，院长嬷嬷告诉她，没有人可以在修道院里找到那份安宁，安宁只存在于人的灵魂中。^{[6]140}凯蒂从中发现院长嬷嬷与以往不同的、亲切温柔的一面。在凯蒂怀孕期间，院长嬷嬷对凯蒂的精心照顾，让她切身感受家庭般的温暖。^{[6]208}可见，凯蒂在院长嬷嬷的引导下，领悟了拥有奉献与牺牲、责任与担当、自由与独立的品质的意义，渐渐在自我救赎的成长旅途中实现自我价值。

凯蒂在沃丁顿与院长嬷嬷两位引路人的帮助下，意识到在这霍乱肆虐、民不聊生的社会中，使她痛苦困惑的感情问题根本不值一提，并且凯蒂因先前自己愚昧无知的行为而不断地

反思自己、认识自我的重要过程。^{[6]126}在湄潭府的期间，凯蒂从中逐渐实现精神救赎：收获沃丁顿的热情关照，感受友谊的可贵；与院长嬷嬷接触后萌生奉献和牺牲精神、拥有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修道院义工的工作经历，使她收获满足感和成就感，发现生活的意义所在。

四、凯蒂的顿悟

英国现代主义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认为：顿悟是一种突然间的心理认识，主人公在顿悟中对现实生活和现实中的某个事物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凯蒂的顿悟表现在她下定决心离开查理和她对新生活的展望与期待。

凯蒂再次与查理有染后，基于先前的精神觉醒和是非观地萌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有悖于社会道德的，对自己难抵肉体的诱惑感到厌恶，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懊悔。^{[6]238}凯蒂在痛苦的自省中寻求人格与认知的深刻改变，决定离开查理，回英国开启新生活。这是凯蒂从内心深处找到自我意识的本质表现。凯蒂决定与前往异乡任职的父亲一同养育女儿，并且立誓要女儿“成为一个无所畏惧、自由独立的人”，这表明了凯蒂在历经重重坎坷与磨难后，仍对未来充满热情和渴望，终于踏上了自由自立的觉醒之路——一条通往内心安宁的路。^{[6]252}

五、结语

《面纱》中的女主人公凯蒂经历重重困境，在好友沃丁顿和院长嬷嬷的帮助下，从无知迷茫走向顿悟觉醒，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该小说突出女性自由自立的成长主题，揭示了毛姆的自由观、爱情观和婚姻观，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小勤. 关于《面纱》的意蕴解读[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1): 12-14.
 - [2] 梅仁毅, 孙有中. 北外英文学刊[J].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05: 43-49.
 - [3] 买琳燕. 从歌德到索尔·贝娄的成长小说研究[D]. 吉林大学, 2008.
 - [4] Guillard Julianne. Falling Short: The Bildungsroman and the Crisis of Self-Fashioning by Aleksandar Stević (review) [J]. Studies in the Novel, 2021, 53(2): 203-204.
 - [5] 张国龙. 论成长小说的类型[J]. 济宁学院学报, 2013, 34(2): 5-8.
 - [6] 毛姆. 面纱[M]. 于大卫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 作者简介:
王甜心(2000-), 女, 汉族, 浙江省丽水市,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 文学
通讯作者: 宓芬芳, 1982.12, 汉族, 浙江省嵊州市, 硕士研究生, 讲师。